



父亲卷

主编 野莽 河北教育出版社

天地父母

父亲卷

主编 野莽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地父母/野莽主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434 - 6428 - 5

I. 天… II. 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553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8

字 数 548 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4 - 6428 - 5/I · 1032

定 价 68.00 元 (共二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88641271, 8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87731224 E-mail: wfbbooksell@vip.163.com)

目 录

父亲的病	鲁 迅	1
我的父亲	茅 盾	5
我的父亲	冰 心	8
滕回生堂今昔——记我的养父	沈从文	11
背 影	朱自清	17
恐 怖	石评梅	19
旅人的心	鲁 彦	22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 红	27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29
父亲，树林和鸟	牛 汉	32
迟 到	林海音	34
父 亲——旅途中的遐想之一	冯亦代	36
父 亲	周而复	42
父爱之舟	吴冠中	45
体验父亲	阎 纲	48
父亲的悔恨	唐达成	57
早该说的一些话——祭先父	苏叔阳	61
关于父亲的死	周海婴	66
父子情	舒 乙	74
我和我的父亲胡风	晓 风	78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爸爸	万 方	85

2 天地父母·父亲卷

三松堂断忆	宗 璞	89
关于父亲	叶至诚	94
重新认识父亲	邹海岗	100
润物细无声	李元洛	103
父 亲	阿 城	107
父 亲	阿 成	112
祭 父	贾平凹	115
爸 爸	陈祖芬	122
父亲的演艺生涯	梁晓声	128
祭父文	聂鑫森	135
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	何立伟	142
父亲和猪	野 莽	145
父亲的房子	彭见明	151
同为长子	孙春平	157
最后的日子	止 庵	167
父 亲	素 素	173
吾父之爱	秦文君	178
挥手——怀念我的父亲	赵丽宏	180
话说父亲	王安忆	187
面包祭	铁 凝	192
很是惭愧，父亲	舒 婷	198
布衣父亲	张曼菱	205
父亲之于我意味着什么	徐卓人	212
父亲的请帖	乔 叶	215
一匹玄妙无极的风	梅 洁	218
关于父亲	彭学明	222
父亲的沉默	叶 梅	225
父亲写信的艺术	姜贻斌	231
我们家的三副棺材	罗聪明	235
这个农民有水平	剑 哥	240
失眠的记忆	温亚军	244

芦苇荡迷踪——献给父亲的歌	吕纯晖	253
把书藏在鸡笼里	艾 艺	257
父亲的白马与三尊佛	王立纯	262
慈 父	刘耀仑	270
灯 祭	迟子建	272
回忆父亲	林 白	276
记忆中没留下他们的影像	老 菱	280
父母怎样在我心中	陈染君	286
纸雁儿	苏 叶	294
父爱如山	宁财神	297

父亲的病

鲁 迅

大约十多年前罢，S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

“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2 天地父母·父亲卷

据舆论说，神妙就在这地方。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我虽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还要拚了性命，跑进深山里去采呢。

这样有两年，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我对于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渐失了信仰，采办药引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正在这时候，他有一天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

“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欢，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轿。进来时，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异样，和大家谈论，大意是说自己的病大概没有希望的了；他因为看了两年，毫无效验，脸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所以等到危急时候，便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本城的名医，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明天就请陈莲河。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的，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可惜这一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但这却不像平地木那样，必须暗中摸索了，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

“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不肯用灵丹点在舌头上，又想不出“冤愆”来，自然，单吃了一百多天的“败鼓皮丸”有什么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肿，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还请一回陈莲河先生，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然泰然的开了一张方，但已停止败鼓皮丸不用，药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

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莲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听说他现在还康健，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

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 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我的父亲

茅盾

我的父亲名永锡，字伯蕃（小名景崧），一八七二年生，比我母亲大三岁。父亲十六岁中秀才，那时曾祖父经商顺利，很希望儿孙辈能从科举出身，改换门庭。他知道长孙少年中了秀才，十分高兴，严厉督促我父亲攻读八股，希望他能中个举人。但是我的父亲订了婚以后，却想到丈人那里学医。此时父亲十九岁，下过一场乡试，没有中。他知道老一辈（祖父一辈）三房全靠曾祖父挣钱养活，而自己的父亲也是吃现成饭的，自己连弟妹有六人之多，食指繁多，来日大难。即使曾祖父有几万家当，老三房分后，轮到他这一辈，还能分得多少？没有一技之长，将来如何过活？这是他要学医的根本理由。

我的外祖父此时身边已有五个大弟子，早已声言不再收门生。但对未来的女婿却不好拒绝。问题在曾祖父能不能同意。祖父为此向曾祖父请示。曾祖父不许。祖父不敢再请示。于是我的父亲自己写信给曾祖父，婉转说明学医与举业可以并行不悖，又举古代及清朝若干有名官吏都兼通医道为证。这样往返再三请求，曾祖父才勉强同意。

我父亲到岳父家学医时，我的外祖父身边的五个大弟子，都比我父亲年纪大，也都已结婚生了子女。他们在外祖父处学了五六年，本来可以自立诊所行医了，但他们都想从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师那里多学些临床经验，都不肯走。那时，外祖父正在写一部医学书，这些大弟子也争着要当助手。外祖父规定：每天门诊不超过五人，出诊（本镇）不超过二人。外地来请，一概谢绝。那时，外祖父的堂弟渭卿也在镇上行医多年（他小于外祖父十岁，但也有五十来岁了，有一独子粟香，也学医，已娶妻，生二女），医道也不坏，但因我外祖父名声太大，所以到渭卿那边求诊的就比较少。我的外祖父既然规定自己每日门诊、出诊的数目，凡额外的病人，

他就介绍到渭卿那里，并且诚恳地对病家说：我这堂弟，本事和我一般好，而比我年轻，精力充沛，请他诊治，比请我可靠。从此陈渭卿的名声就蒸蒸日上，外祖父故世后，他成为杭、嘉、湖、苏一带的名医。陈渭卿这一家是外祖父家唯一的近族，也是外祖父家在江南唯一的同族。据我的母亲说，陈家在江、浙两省也许还有本家，但早在太平天国军兴以前就不通音问，无从查考了。

外祖父如约在女儿十九岁办喜事，为此，他花了一千五百两银子；他对女儿说，从前他自己娶钱氏（即女儿的生母），只花二百两，现在情况不同了，他手头有钱，女儿女婿都是他所喜爱的，而且听说沈家老太爷出手阔绰，他不能显得寒酸相。后来，听说我曾祖父汇来两千两银子给长孙办喜事，外祖父临时添了五百两，那是现金（银元），给填箱用的。（填箱，旧时婚姻，女家办嫁妆，一般的只是一橱两箱，外加桌、椅、春凳、瓷器、铜锡器用具等，富有者倍之。这是我的家乡的风俗。至于首饰，不在这成规以内。箱里除装满四季衣服外，每只箱子底置制钱二三千，谓之填箱；富有者填箱不用制钱，而用银元。外祖父为女儿治的嫁妆，是两橱四箱，四箱者，一个矮橱，上堆两大一小三只箱子，共四叠，计大小十二只箱子，每只大箱填银元一百，共八百，约合银五百两。至于当时的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办喜事，要奢侈得多。）

我的父亲因为学医未卒业，故结婚满月后仍到外祖父家居住。外祖父叫我的母亲也去，仍旧管家。我的父亲早已知道我母亲知书识字，婚后就考问她读过一些什么书。考问以后，我的父亲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我母亲读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烈女传》、《幼学琼林》、《楚辞集注》（朱熹）等书，而且能解释。不高兴的是：这些书，在父亲看来，都是不切实用的。于是他首先要母亲读《史鉴节要》，这是一部以《御批通鉴辑览》为底本而加以增删的简要的中国通史，上起三皇五帝，下迄清朝末叶，太平军兴以前。这书自然是文言，而且直抄《资治通鉴》者也不少，幸而母亲有《诗经》、《唐诗三百首》等基础，读时并不困难。虽然她这时还管外祖父的家务，但因早已管惯了，驾轻就熟，不费气力，尽有时间静心读书。不比在沈家，上面有一大辈的婆婆、婶婶，下面有一大堆的小叔、小姑，房屋小，挤在一处。乱哄哄地不得安宁，何论读书。

我的父亲接着叫母亲读的，是《瀛环志略》，是他到杭州乡试时买来的。他自己很喜欢这部书，也要母亲读。这是一部浅近的关于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文言，没有什么典故，但母亲却感到困难，因为书内讲到的事，太生疏了。

外祖父的医学著作，写成了初稿，名为《内经素问校注新诠》；校注者谓对前人注释有所取舍也，新诠者谓于旧注之外复就自己临床经验有新的发挥也。外祖父的大弟子有一、二人对此书感兴趣，各抄了一份，我的父亲也抄了一份。直到三十年后，我的表兄陈蕴玉（以后还要讲到）从我家借了这书稿去，说是打算私资付印，可是后来这个花花公子既未付印，连原稿都遗失了。

我的父亲、母亲婚后住在外祖父家直到我的曾祖父告老回家。那时我已满周岁半。我出生的时候，曾祖父还在梧州税关上，家里给他打了电报，因为我是长房长曾孙，他来信给我取个小名叫燕昌，大名叫德鸿。按照沈家排行，我父亲一辈的名字中间是永字，下边一个字是金字旁。我父亲名永锡，这是用的《诗经》上的一句：“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我这一辈是德字排行，下面一个字要用水旁（按照五行，金下应是水），所以我的名字叫德鸿。小名为什么取燕昌呢？因为这一年梧州税关来的燕子特别多，迷信认为这是祥兆，就取了这个小名。但是我这小名从来没有用过，家中人自祖父母以下都不叫我小名，而叫我德鸿。

从此以后，我的母亲算是正式离开娘家住到婆家来了。我的舅舅（外祖父的老来子）此时有十来岁了。他一向是我母亲照管的，他怕姊姊（我的母亲）甚于怕他的父亲，虽然我的母亲从没骂他，更不用说打他了。

我的父亲

冰 心

关于我的父亲，零零碎碎地我也写了不少了。我曾多次提到，他是在“威远”舰上，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但是许多朋友和读者都来信告诉我，说是他们读了近代史，“威远”舰并没有参加过海战。那时“威”字排行的战舰很多，一定是我听错了，我后悔当时我没有问到那艘战舰舰长的名字，否则也可以对得出来。但是父亲的确在某一艘以“威”字命名的兵舰上参加过甲午海战，有诗为证！

记得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之间，我在北京中剪子巷家里客厅的墙上，看到一张父亲的挚友张心如伯伯（父亲珍藏着一张“岁寒三友”的相片，这三友是父亲和一位张心如伯伯，一位萨幼洲伯伯。他们都是父亲的同学和同事。我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心如”和“幼洲”都是他们的别号）贺父亲五十寿辰的七律二首，第一首的头两句我忘了：

□□□□□□

□□□□□□

东沟决战甘前敌
威海逃生岂惜身
人到穷时方见节
岁当寒后始回春
而今乐得英才育
坐护皋比士气伸

第二首说的都是谢家的典故，没什么意思，但是最后两句，点出了父亲的年龄：

乌衣门第旧冠裳
想见阶前玉树芳
希逸有才工月赋
惠连入梦忆池塘
出为霖雨东山望
坐对棋枰别墅光
莫道假年方学易
平时诗礼已闻亢

从第一首诗里看来，父亲所在的那艘兵舰是在大东沟“决战”的，而父亲是在威海卫泅水“逃生”的。

提到张心如伯伯，我还看到他给父亲的一封信，大概是父亲在烟台当海军学校校长的时期（父亲书房里有一个书橱，中间有两个抽屉，右边那个珍藏着许多朋友的书信诗词，父亲从来不禁止我去翻看）。信中大意说父亲如今安下家来，生活安定了，母亲不会再有“会少离多”的怨言了，等等。中间有几句说：“秋分白露，佳话十年，会心不远，当目笑存之。”我就去问父亲：“这佳话十年，是什么佳话？”父亲和母亲都笑了，说：那时心如伯伯和父亲在同一艘兵舰上服役。海上生活是寂寞而单调的，因此每逢有人接到家信，就大家去抢来看。当时的军官家属，会亲笔写信的不多，母亲的信总会引起父亲同伴的特别注意。有一次母亲信中提到“天气”的时候，引用了民间谚语：“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大家看了就哄笑着逗着父亲说：“你的夫人想你了，这分明是‘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的意思！”父亲也只好红着脸把信抢了回去。从张伯伯的这封信里也可以想见当年长期在海上服务的青年军官们互相嘲谑的活泼气氛。

就是从父亲的这个书橱的抽屉里，我还翻出萨镇冰老先生的一首七绝，题目仿佛是（黄河夜渡）：

晓发襄江尚未寒
夜过荣泽觉衣单

10 天地父母·父亲卷

黄河桥上轻车渡
月照中流好共看

父亲盛赞这首诗的末一句，说是“有大臣风度”，这首诗大概是作于清末，萨老先生当海军副大臣的时候，正大臣是载洵贝勒。

滕回生堂今昔

——记我的养父

沈从文

我六岁左右时害了疟疾，一张脸黄僵僵的，一出门身背后就有人喊“猴子猴子”。回过头去搜寻时，人家就咧着白牙齿向我发笑。扑拢去打吧，人多得很。装作不曾听见吧，那与本地人的品德不相称。我很羞愧，很生气。家中外祖母听从佣妇、挑水人、卖炭人与隔邻轿行老妇人出主意，于是轮流要我吃热灰里焙过的“偷油婆”、“使君子”，吞雷打枣子木的炭粉，黄纸符烧纸的灰渣，诸如此类药物，另外还逼我诱我吃了许多古怪东西。我虽然把这些很稀奇的丹方试了又试，蛔虫成绞成团地排出，病还是不得好，人还是不能够发胖，照习惯说来，凡为一切药物治不好的病，便同“命运”有关。家中有人想起了我的命运，当然不乐观。

关心我命运的父亲，特别请了一个卖卦算命土医生来为我推算流年，想法禳解命根上的灾星。这算命人把我生辰干支排定后，就向我父亲建议：

“大人，把少爷拜给一个吃四方饭的人做干儿子，每天要他吃习皮草蒸鸡肝，有半年包你病好。病不好，把我回生堂牌子甩了丢到大河潭里去！”

父亲既是个军人，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好，就照你说的办。不用找别人，今天日子好，你留在这里喝酒，我们打了干亲家吧。”

两个爽快单纯的人既同在一处，我的命运便被他们派定了。

一个人若不明白我那地方的风俗，对于我父亲的慷慨处会觉得稀奇。其实这算命的当时若说：“大人，把少爷拜寄给城外碉堡旁大冬青树吧。”我父亲还是会照办的。一株树或一片古怪石头，收容三五十个寄儿，照本